



退耕錄卷之二十三

天台 陶宗儀



廣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  
龍鳳紬為表綠文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杆頭  
軸白檀通身栴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  
等軸牙籤錦帶  
大和間王涯自鹽鉄樞相印家既羨于財始  
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无遺南唐  
則標以迴鶻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







紫龜紋

紫珠紋

紫曲水

俗呼為落花汽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鷲

黃霞雲鷲

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接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花團

青接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亦鳳紋  
衲

柿紅龜背

擗蒲

宜男

宝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鸚鵡綬帶

瑞少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雕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鷲



紅編地芙蓉 紅七宝金花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 方勝

阜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鳶 白鳶

阜鳶 阜大花

碧花 菱牙

雲鳶 擗蒲

大花 雜花

盤雕 仙紋

涛頭水波紋 重蓮

双雁 方棊

龜子 方轂紋

鴻鵠 寒花

鑑花 疊勝

白花遼国 回文金国

白鸞 花並高麗国



贖卷紙

高麗

夫背鷓

軸

雙

東

出等白玉碾危簪頂或碾花

白玉平頂

瑪瑙 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 沉香

古玉

象牙

美八色犀角

精軸桿

朱書其檀香味

楚匣

螺鈿 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至元庚寅冬江湔行者官立相哥沙不可輩德

政碑亨密莫比持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

諂媚因以揚和王墳域所為有言後人夫教

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臺省中火爐鳴



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塵  
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奇禍  
豈非事有先兆與則坐又部越或郵或素書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  
公退食偶與同列批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  
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加項示年及婦怒容  
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乃語其  
故轉對

夫人曰汝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

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汝一杯與汝壓  
驚汝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到  
留守之位何患不至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  
卒而无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  
双瞽後亢宦湖廣叅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  
敬奉不怠公乃庶訪使劉廷幹之從祖叔父  
也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  
有一胡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



百一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  
大及五名園一米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說  
殺尋芳蜜蜂輕的飛動賣花人

婿表榻建橋東

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閑漢卿者亦高才風流  
人也常以譏諛加之閑坐極意還春終不能

勝

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餘人皆嘆駭問來  
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

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閑云我道你

不識不是玉筋是噪咸發一笑

或戲閑云你彼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

勝得一籌凡文高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

之噪病又愛評人之短者亦謂之噪故云然

尔

崖眺好声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

足纖巾者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

盈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錄載



王深輔道及亮詩云

只嫌小時二行地羅裙掩

義難双手更擊春激灑

不傍人都道不須辭

公無志終做十分能幾點

朝日一春柔淺離葡萄暖

冷燭圓和笑勸人教列滿

小婦不洛塵思范不勝嬌

問裏刻踏金蓮行款

現狀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建妙

行院于北闕待接供僧三百方登阿彌陀佛

入于神妙

揚侍郎傑贊為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于

天西湖之北鑿石為大佛頭父老相傳云狀石

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无西

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浪所阻故泊舟

林於此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  
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  
有督力人所負終四五窠自亦異哉  
天下之事未嘗无配雖謫詐誕妄之談亦有然  
者  
松江衛山齋有林蒼時庸鑿見孫華孫頗知  
嗜茶山齋曰獎譽之使得侷于士類山齋既  
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盒授吾

白  
自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價異汝吾受命謝恩  
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  
就則曰吾燈灑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  
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  
聲價黃封合之句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  
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  
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思



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于前而呼吾字曰陸  
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与友人之黠者  
言及坎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  
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  
其然也觀以論其弱也素弱也  
居仁慙報不淺辯客來談及附几大笑命識  
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纏腰瘦如鬼曉來扶向  
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錢未時予捧檄出江

城澣后一見於其負倒囊贈与五升米試問  
何故為穷民老翁言所我語我是東鄉李福  
五我家无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  
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与鋤朝耕暮耘受  
辛苦要还私債輸官租誰知天月至七月雨  
水絕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農夫  
眼中血滴下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  
數車相接二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漠官司八  
月受災狀我恐微糧喫官捧相隨隣里去告



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羊隔岸分吉凶高田  
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  
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却首伏只  
因噴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  
開旱倉主首貧乏无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  
猶未并嫁向湖州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  
身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  
并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哥飢无  
口食寒无衣東求西乞度殘喘无日早向黃

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  
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輩介踏  
災行也是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介  
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因  
載之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  
玉具劍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  
之璞既解為環中復為轉閱而上下之隙僅  
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工者往往嘆



其所未覩

按漢雋不疑帶轡鑄同其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坎前說乃宋公麟之所紀也

余昔游宦錢唐因識吳和之荀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中門轆轤旋轉无分毫縫隙形色極古皆以為鬼工因土漬用白梅熬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双

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胖脹撐塞双軸入竅閉住所以宛轉无碍羊深腐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推實置軸兩間對勘孔竅以線縛定煮之火時双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筒想亦同一閔揆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為始至于宋朝且千余年未有能窮其



輓轡底蘊今偶以羸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  
矣同前圖知其法是漢官三少府之印  
夏雷襄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  
至饒州寓宿旅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  
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感其酒肴  
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  
為盜也其說頗驗或曰古者以信為本  
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  
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番番語遣之俄

捧一椽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  
詢其故二果亦不可不察也

客曰某有婢得子弼月而亡時奴猴生旬有  
五日其母斃于獵犬終日叫号可伶因令奴  
婢吮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

耳生別後至清州畝吳同知忽報客有携一  
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  
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畜所在至夜使猴



入內偷盜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得汝猴為人  
除害也故吳語生云夫入已下國所道也  
明日客謂吳曰款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  
否則就汝斷其首客不得允許吳酬白金十  
兩臨去番語囑猴通譯使聞得來告吳曰客  
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  
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  
晚試与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  
之汝客果未行掃報引猴捉去之吳王寵獸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  
于紗帷中窺見之美髮髯身長七尺余時侍  
姬亦見之大呼有賊八國效日錄七劫尼羅  
相急乃止之曰汝相府何賊敢來蓋慮其有  
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室繫腰金玉器皿  
席捲而去蘇元初本傳回京對入謝舞相長  
翌日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於  
門搜索終不可得四代主人林如款對而相  
越明年終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擗問其情乃



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余家是夜  
自外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燈接而卧  
頃史嘔吐狼籍滿地至二更開接自緣序簷  
進府內脚履尺餘木屐面帶優人假髯既得  
物直携至江頭置于白塔後回寓所侵晨羅  
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熟睡正熟且身材  
侏儒畧无鬣鬚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  
物抵浙東因被擄盜亦有道也其斯之謂

彭欽公問人於會山臥成是也民色皆即卧

省掾李孟客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  
真先生年五十余相兒魁偉嘗坐省東茶肆  
中所言輒有驗因言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  
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

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  
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

全真曰汝後當改元至元改至貞天下亂  
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

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開河間改至元



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  
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教計特  
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至貞天下  
堂曰大元姦佞專權開河度鈔禍根源惹紅巾  
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喫人鈔買鈔何  
曾見賊做官二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恨

右辭太平小吟一闕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  
至江南天又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  
者以其有閔于世教也今此教語切中時病

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  
納璘再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  
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判  
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昕決于院判  
有人作詩云臺上臺下臺全虧

旧省新丞相新臺旧大夫

大夫听子語丞相愛金珠

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



七百八 苞直賄賂尚公行

天下承平恐未能

二十四官徒獬豸

會稽陳思可

會稽陳思可 睿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

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

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

達魯花赤迈里古思皆摠制團結民家者納

璘之子安邦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

乃先紹召禿堅至拘扁室林寺夜半率臺軍

擒柔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

存迈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

于迈里古思不能援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

堅乃所以擒迈里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于

潘子素子素亦為安二益諸途執子素之謀

出于辛敬辛敬所限闔投張士誠客死平江

僧舍及拜住壽代納璘為大夫又不能容迈

里古思捉柔于其私茅拜住壽以弟搠思監



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戮家无  
唯類但未知安以死所再靜而思之若有尸  
于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野馬川有木曰鎖二燒之其火經年不滅  
且石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  
火鼠亦云

裴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  
子翰林直學士恪心之從子也  
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不願平章檄

轉餉鄒聞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  
飲于蘄志相合即以兄礼事公政未幾子章  
起赴河泣別于西  
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為信願  
以質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絨而為  
塵藏之  
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  
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  
亦有某物在間款啓囊而請之



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  
固无恙也家必頂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  
公政匿為已有術之去  
明年既竣事还坐丹陽驛門安東朱二氏子  
父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  
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常有差歸之東氏餘鈔  
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  
封歸之朱氏感其酒餞以謝辭之  
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善為作

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之諸  
縣破蘆溪渠剋徐真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  
年无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独遠耶江陰王  
逢詩曰

新春肥羊米石酒  
君為玉昆我金友  
夜談接膝昼握手  
乾坤意氣同高厚



霜風吹芦客衣薄

濕雲羈鴻飛漢

蓬窗篝灯照囊橐

嗟君遠行感君託

蓬臺湖深浪拍銀

鷓鴣杜若傷心神

天生禍亂有今日

誰謂使游先故人

金何愧寶馬鈞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為苛

吏脅軍兵期會迫死道上訃至傅氏蒲伏抱

尸婦号泣三日夜不忍入櫬尸有腐氣犹依

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改

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為諸婢重視之

閱數日紹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

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

氏也



楊鉄史維貞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  
綾臺及祝英氏以為後无繼者世道降也又  
笑今瑜妻乃尔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歎夫婦  
倫与君臣等也之称臣子者狃不能以瑜妻  
之又乎夫者义其君歎德未百曰世婦如  
張氏批有平江日其部将左丞吕珍守紹興參  
軍陳虞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  
染翰題一紙扇以寄吕云信至割肉齎外  
割肉給其後來江左英蹟傳國里章節一德昔

數日傳又是誰西保相家  
為蘇諫聞說錦袍酣戰罷  
某心民不驚越女采荷花  
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吕俾  
其人讀邑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边疆万死鋒  
鏑間豈务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杀之  
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  
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  
合鑄李將軍之句



孝大怒曰吾勞送教年止是將軍今年才得  
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舍帳下策出之又  
二事相傳以為笑亦可目以為戒故云然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抗東北錄事一日  
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歐某甲之母勸解被  
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  
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  
經二載遇赦以非謀誅合宥既得釋放某致

謝因言與某甲鬪歐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  
之裾手脫仰跌自盡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  
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  
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  
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  
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  
獄者不欲嚴窮寃寃在廣陳刑具以張施  
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  
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



上意搖搖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于寬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惧乎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瞎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于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  
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至錢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鑿鉄于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覘奉使來取試以鉄納于羊口卷其首作法撒沙聽

之劍果无所傷去鉄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

呈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窶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声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无所有於是默走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孝書寫翌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  
言一奉而成凡歷俸教十月至于受更受  
勅畝獲財室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為富家翁  
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覩其形狀祇見一  
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拈香獻稱名爺  
爺前刻此至此實與前刻不同  
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  
索之甚急未免教一拈獻求免因問云爺  
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壯佛

也東南大姓於一縣一縣外心縣治東南

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  
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後蓋全  
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  
朝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  
甚多不可枚舉及宋授前職鬼亦隨到恐被  
竊其所有乃令人詣瓦虎山求天師符籙懸  
于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  
之莫可辨其真偽及禮請功行法師駁治而



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  
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哀告甚切一帖  
云在汝第四十歲護箱內第幾斤假子下開  
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于伊家一  
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捧  
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过  
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  
道人曰我當為汝遣之乃於挑樹上取朝  
向東南大枝作一樵一椹便以椹釘東南隅

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  
果寐无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  
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悉季模蓋余之  
友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  
第弟子也

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奉為松江儒學經師  
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歎燬孔子廟善坐經席  
罵寇怒弟之廟得免于災先是善以死自



許題詩于壁曰  
及唯死果不誣  
今校官兒其像祀于先賢堂  
中  
退耕錄卷之二十三  
三限筆五下言自  
對  
果

退耕錄卷之二十四

天台 陶宗儀 九成

國初張公可与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  
朝既而張除浙省即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  
東宣慰經歷胥會于杭驩甚李卒于官張移  
書鮮于曰仲方沒矣家貧子幼吾輩若不為  
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  
仲子矣公以為何如  
鮮于聞訃哀祭成礼亦以一女許贖其長子



從善是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  
至淮安提督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義氣不  
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  
書左丞曰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必出諸  
獸於万岁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  
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  
猓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  
壓也如犬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

先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  
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燭洗者其  
所以異于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于吼  
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  
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余人  
一皆責狀金字時有沈氏子以擲銀為業亦  
夢與顧同擲不樂家人无以紓之勸入勾  
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非真不敢出門有女



官奴習詎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  
幾棚屋拉然有聲中驚散既而先悉復集焉  
不移時棚貼壓頤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  
矣遂死于顛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  
一僧人二道士独哥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  
人甚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  
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  
亦曲為之遮護云

顏清甫曲阜人顏氏四十八代孫嘗卧病其幼

子偶彈得一鴉鵲歸以供膳於捐銅間得書  
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  
阜縣尹郭仲安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  
仲安改授遠平縣尹去鴉未及知盤桓尋覓  
遂遇害

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鴉候病稍愈  
直抵仲安官所獻書与鴉且語其故仲安戚  
然曰畜此鴉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虽隔數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矣



余左右瘞之以請南長厚居子畝之累日商  
及子弟出外已十七年矣仲安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安知霍  
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廬訪奏差陞書吏後官  
至漢中廬訪使

嘉興林叔大鏞掾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  
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刻羊  
豕豕品餒甚感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  
已已見解心一

一日延黃大癩作益多士畢集而女品復出  
捫腹闊步譏譎交作叔大報甚不敢仰視遂  
揖潘子素求題其益子素援筆即書一絕句

阿翁作益如說法

信手拈來種不佳

好水好山塗抹盡

大癩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



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下加一句  
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以  
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閻堂大笑而散叔大教  
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者一至于此亦可憐  
已

陳雲嶠相泗州人性豪蕩結客其祖平章故宋  
制置即老鱗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  
七屋不數年散盡和姊大跡書不婚以財  
嘗為侍役舍人館閣諸老朝者名公莫不折

筆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鉄大保女也  
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  
被舍監誘後南宮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  
張壘湖山間羅設甚坐酒終為別以一帖饋  
朱百石以何小意歡器州子  
雲嶠舍從者移置近所牽豆觴引妓樂趨從  
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時即熟尔  
名云南士之清者它无与比其所以牽豆者  
蓋以朱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



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踟躕其豪氣類如  
此五言古詩云龍虎爭為之其西以筆之  
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氣韻相應不  
言說命少年不能事買駿輕千金  
朱百文如何小黃犢踏雪定山深  
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言世上无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  
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羊逾文

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

泗州僧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  
正閏大不平之遂參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

云

風烟慘淡駐三巴  
漢廷將燃蜀婦鑿

欲起溫公問書法

武差入寇誰家



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  
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參書名三為亦見綱  
目闕而不行  
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  
執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橐會同僚  
苟正甫諸公飲至教行忽長嘆曰某幸遇十  
餘年莫不被高穎中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  
聞之  
至元丁亥予所陞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

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也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殺音開改大剛卯以逐鬼

也玉篇開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韵殺改

大開堅也

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

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

著佩之

又注當中央透穿作孔以線絲苜其底刻其

上文曰正月剝卯既央灵爻四方赤青白黃



四色是當  
帝令祝融以教變在庶後剝瘕莫我敢當又  
曰疾日嚴卯

帝令變化順尔圉化茲灵爰既正既直既  
觚既方庶使剝瘕莫我敢當凡云十字殺  
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剝卯又謂  
之大隆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  
佩度曰剝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  
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挑著華帶佩之今有玉

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剝卯金刀斧所鑄之  
錢也

晋灼曰剝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尖從  
穿作孔以綵絲首其底如冠纓頸刻其上  
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剝卯既央灵爰四方  
云云同前 其一名曰疾日嚴卯  
帝令變化順尔故一作固伏化茲灵爰云云

同前

師古曰今往于土中得玉剝卯者按大小



及文服說是也。秦以列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剗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食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剗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双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孝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

滕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鞣赤絲，鞣滕鞣各如其印。頂刻書曰正月剗卯，既決云云。同前。慎尔周伏化茲灵爰云云。同前。凡六十字。前書注云：正月剗卯作。霍詒書：清甫云嘗于吳中得白玉剗嚴双印四枚，完具者二，剗卯銘詞三十四字，嚴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筆畫損缺，剗卯既史二字，餘十字難辨。

嘗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剗卯銘與說文及



王莽傳同與服志史為決嚴卯疾日為日疑  
志誤又順尔故化伏与莽傳同說文作順尔  
同化伏與服志作瑱尔周化伏未詳孰是其  
服用制度通相引攷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奏  
政藏則卯二梁顛父尚書藏則嚴卯二並係古  
玉篆体則卯銘三十四字二全亦損缺制度  
銘詞与前双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  
玉為之一若琴瑟信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  
葉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

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  
觚既方庶使罔諉莫我敢當与前嚴卯銘詞  
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彦敬尚書收  
二枚並真楷書皆以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  
得金陵李宮所刻

黃山谷先生辨則卯遺跡其說与前相同但  
云絲繩也音護古文无女字按五紐繩器  
也豈兔罟也豈紉絲繩与兔罟相類故同女  
音卯



又馬永卿嬾真子錄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  
佩之銘其一面曰劉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  
春勝亦古制也蓋劉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  
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其義同  
也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雍一鄉個倘好義有古豪  
俠風自奉甚薄而禮愛耆士无虛日名公鉅  
卿多館其家張蛻庵亦其人也  
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嶧縣人秩滿僑

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在

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詢其故曰文友矣  
而負在元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走

告

當路者曰張文本未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  
狀書中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  
領宣齋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  
晉陵縣尉使其養母也其家悉无所知仲庸  
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



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  
古禹穴越之勝境也  
諸峯環瞻盤鬱室中有東岳行祠及老子  
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  
至其室：橫十室指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  
身而入坎原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  
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水永訣卧于其中  
七日不死軍遂發棺擊之出兵退乃入城一

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  
交皆名人才士公家製餽鈍得法常善賓朋  
需索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或戒云食畢  
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牙法也大笑而散自  
後无復言矣

刘元字秉元薊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序士

正奉大夫秘書監卿

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



而独長于塑

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

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破召又

從阿尼哥國公李西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

藝死兩都名利有塑士範金擣換為佛一出

瓦之手天下无与比所謂擣換者漫帛土偶

上而糝之已而去其上糝帛儼然像也昔人

嘗為之至元嘗尤妙擣丸又曰脫活索脚語

如奴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

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杀之倫哀

号泣免弗听傾家貲以贖又弗听乃自縛請

代於是杀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如是

也

趙孝子天爵字伯庶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吏

多平反悖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頌然玉

立母喪庐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

羹不飲酒食肉不与妻妾見有司以聞于



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象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于財有善  
行以象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  
稍餒但收其本大山則皆已之鄉里不之字  
咸稱象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  
父母  
朝廷于岁首例遣使祭岳瀆至正己巳翰林應  
奉李国鳳代祀嵩恒鑿天閣抵汴路閉即城  
中望祭嵩岳時閏月下旬也二月計三朔游

相国寺池上群僧方聚观從之仰視日旁一  
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木冰状如棗  
林閣人物冠帶烏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  
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弥望不絕凡五日始解  
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凍皆然不一岁盜陷  
汴掘之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塞占山北多危湫  
土人歌有所事則投之  
吉安道士刘季仙嘗至其地見有煮鹿桐酪



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其出與自素成財謂  
神為我鞫而治之為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  
亦得成革矣若有日鬼工然不可測也婦語于  
虞邵庵先生先生初以為誑及質諸其土人  
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  
為異耳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  
貪墨莫敢執何卒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

隱匿

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賞揭大達且家至壁  
曰隱藏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

其友人王一山名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倚  
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  
于官二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因見憲使問  
云女知彼所犯乎

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  
罪賞乎曰見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  
顛連來奔乘其危而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



容某誠弗忍為事竟連坐乃甘心焉使諫然  
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踐之矣真義  
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濫民何以勸  
遂釋之使即許文正公子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  
岸深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  
緣北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 在內  
始甚惧久稍与之狎蛇亦无吞噬意所苦飢  
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吐石壁間小石絕不

飲啗於是商人亦漫尔取小石嚼之頓忘飢  
渴一日間雷声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繞  
知其為神蛇遂挽蛇尾得出附舟还家携所  
攜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鵲等靈石  
也乃信神蛇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  
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庵見卷一雄雞置于殿之  
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蓄以司晨蓋十有  
余年矣時刻不爽



余竊記張公明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  
于經傳以為正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懶  
言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抵  
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  
公之言非欲因牽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  
之雞必以童若懷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公  
特未知此理故耳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  
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

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于彼初无  
踏車推弓之製率用手擘去子線弦竹弧置  
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艰

國初時有一姬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  
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綫  
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  
投團鳳綦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  
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姬卒莫不感  
息洒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



十年祠毀

御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創建  
道婆之名日漸泯滅无闻矣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  
羊見三四間頭上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  
墮一魚刺麻佳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  
至尾根僅盈尺似闊霸而短是日晴无陰雲  
亦无鵬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昃時縣市人聞  
然指既暈自南投北即此時也

橋下一細家取歌烹食其妻盪而藏之來者  
多就覘焉或者曰志有云天墮魚人民失所  
之象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昏嫁不  
問長幼而亂倫者多矣

平江蘇遠鄉時為上海更有女年十二鬚里  
人浦仲明之子為壻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秦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  
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教月夫陣亡劉



不避凶險躬至死所求得其尸歸葬歎以男  
以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間列美且安爭欲強  
委禽焉列誓死不二遂削髮為比丘尼夫列  
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尔蓋有貴為后妃  
而莫之及者為非天性也歎

歷代鑿師

三皇

伏羲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史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鑿緩

鑿詢



文攀

鑿和

龍龜

鳳網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

先生

太醫令李醢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阮理公揚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東晉 淮南子

蜀漢

李謨

唐填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晉

清牛道士封君達

南齊 樊阿

韓康

吳

呂搏

顏局先生

東晉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脱

宮泰

靳邵士

張華

蔡護

趙泉

西晉 阮德

東晉

葛洪 抱朴子

范汪

吳 程叔

南宋

少主元徵

王巖

胡洽

徐燮 秋夫

徐道

度秋夫長子

徐叔嚮 道度弟 薛伯宗

宋

趙復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 元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程煦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龐安時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皇朝金卷之二十四

成元巳

何公芳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退耕錄卷之二十四

宋景安  
謝子  
何公  
宗儀  
九成  
天  
陶  
宗儀  
九成

退耕錄卷之二十五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  
讀宋蕭森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劍錄而得其  
說可采

森曰李斯曰非傳士官所取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皆詣首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  
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八閩收圖  
籍而不及歟竟為楚人一炬目前輩嘗論之



袁景安

蘇子味

蘇子味

蘇子味

蘇子味

退耕錄卷之二十四

蘇子味

蘇子味

蘇子味

退耕錄卷之二十五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

讀宋蕭森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劍錄而得其

說可采

森曰李斯曰非傳士官所取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皆詣首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

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八閩收圖

籍而不及歟竟為楚人一炬目前輩嘗論之

籍而不及歟竟為楚人一炬目前輩嘗論之



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  
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五十餘人  
非能及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  
以知之漢曰非對士官所坑天下始自坑儒  
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  
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  
策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  
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

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  
鬼辟真人至願

上所居宮室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  
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欺言發  
之現其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  
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

始皇因封禪之說謗口紛已懷未意及其  
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  
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



无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  
其中死无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胡亡之讖  
與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災因是  
役而死者不可勝美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  
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厉階此二  
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来咸陽宮現二  
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处者罪死  
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尽杀之自是  
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

于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余人之坑償万  
人之命良不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  
畏哉

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  
諸生咸在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  
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  
盧生非吾人中人况

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  
識之類有以中其款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



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  
扶蘇之諫

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  
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  
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  
我一洗亦万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  
生之流鴻飛冥冥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  
投於陷穽哉

僕固曰盧生四百云十余人皆方伎之士也  
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  
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  
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畝數公以見吾儒  
不可磨滅而朋姦黨惡小人終不能長生計  
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  
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  
欵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  
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惡夫



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  
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  
余兄文允嘗考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  
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于  
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  
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  
遠世數難改溫公謂魏宋高祖自稱楚元王  
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  
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

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猶虜呼之亮獨何  
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  
止猶當如光寵也

亮乃以滯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固功業  
之所成就止于區區一蜀耳或者但為備列  
氏宗耳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  
于漢矣吁先

獻帝則可有獻帝在則君臣自相推戴則亦  
眉之立孟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之末諸侯



爭強周室微弱孔子无一日不以尊王為心  
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  
天下後世惟特於亮之事先敢置異  
議於其間  
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  
公瑾之感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  
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  
烈皇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天下而四帝  
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於宜其為讀書之僭也

余兄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

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

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

曰副淨古謂之恭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鵲

鵲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古云一曰引戲一

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美或曰宋

徽宗見愛國人未朝衣裝鞵履巾裹傳粉墨

率動如於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有齣段亦



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明  
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  
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刘三人昇新編輯魏長  
於念誦武長于筋斗刘長于科汎至今樂人  
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于此以資博識  
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送使法曲

土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

病鄭道遙樂

四皓道遙樂

四酸道遙樂

賀貼万年歡

楔廩降黃危

列女降黃危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慈鰲山

六變妝

万寿山



打草陣

賞花灯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球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揚柳枝

蔡消間

文方偷眼

采太守

登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采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聖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記孤

旦判孤

討笑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啞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被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三樸酸

哭貧酸

棟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哮喘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祇襪兒

蔡奴兒

剝毛兒



喜牌兒

卦冊兒

諸雜大小  
綉篋兒

粥碗兒

假外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孝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裏王

馬明王

鬧孝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雅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閣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開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鞦韆門

都子撞門

采大郎

四酸搗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鞦韆技

五變妝

洪福无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双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已

大勦刀

同官不睦



開平康

趕門不

賣花客

同官賀授

无鬼論

四酸諱借

開棚闌

双葉盤街

開文林

四国未朝

双捉婿

酒色財氣

鑿作媒

監法童

風流藥院

漁樵問話

開鶴鷄

杜甫遊春

鴛鴦筒

四酸捉候

滿朝歡

月夜聞箏

鼓角將

開美蓉城

双開鑿

張生煮海

餘饅頭

文房四宝

謝神天

陳橋兵变

双揭榜

蒙唾頂庫

双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柔

佛印燒猪



酸責徒

琴劍書箱

花前飲

五鬼听琴

白雲庵

逐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声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鑿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听

硬行秦

蒙卷如

啫師姨

論秋蟬

刘眈眈

墻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拍板

大論談

棒老舟

擊梧桐

滄藍橋

入桃園

双防送

海棠春

香葉車

四方和

九頭頃

開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褚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三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孝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婿

王子瑞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与夢楊貴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牆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吳彥奉

不抽闌香  
不抽簾

紅梨花  
玳瑁天賜暗姻緣

諸雜院爨

開火捧  
開火捧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捲絲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皇

歡呼万里  
山水日月

集吳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風火

夜深深三磕砲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送鸞羽少鞋

太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開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袁頭子

噴水胡僧  
打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  
借書戲贈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鑿  
淡

再遊息地  
累受息課

送美湯放火子

播教孝經  
香茶酒果

和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偈大提猴

双声叠韵  
上皇四軸昼

三偈一卦  
調猿卦鋪

俾勿饅頭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裝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倍讀諱

四倍祈雨

松竹龜雅

王母祝壽

四倍抹紫粉

四倍劈馬椿

截紅開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么

河陽勇

偌請都子

双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先爭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万岁

背鼓千字文

变危千字文

榨金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乘駝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候

人參腦子爨

煎朱濕爨



变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家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变柳七爨

三跳濶爨

打王拒容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双撲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宝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鬼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中

小鬧棍

鶯哥猫兒

大陽唐

十陽唐

歌貼韵

三般尿



大驚駭

小驚駭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鴈兒

唐韻天帖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鐺鍋釜竈

代元保

母子抑頭

甯苗兒

山梨柿子

謝對打淡的

一日一午

村城詩

胡椒蚤小

蔡伯皆

遞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悼

盤棒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

說古人

山麻褶

喬道傷

黃風蕩

貪狼觀

通一母



串椰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鳳劉家

勸會獲

生死鼓

搥練子

三辟頭

酒槽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聞鼓笛

柳青奴

調劉表

請車兒

詞兒有藝

論句兒

霸王火

雜古典

左必來

香供卷

合五百

姪三噴

一借一與

已巳巳

舜秦始皇

孝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駱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討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若假

捉記

照淡

朦啞

接河

畧通

調賊

多筆

愈伸

扯狀

羅打

記水

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伶

歇後語

芦子語

迴且語

大支散

拴插艷段

襄陽會

駱軸不了

拋綉毬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眼裏

衙府則例

金合擗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開百步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唾漢書

說古捧

唱柱杖

日月山河

針針禮胡餅大

甯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竟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虫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匙教柱

打婆東

三文兩撲

火对景

小護鄉

火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睡馬杓

四生房

喬唱譚

桃李子

麥地兒

大桑園

喬打聖

吉湯來

謝天地

十隻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捧斝

破巢斝

開封斝

鞍子斝

打虎斝

四王斝

蝗虫斝

搬子斝

七投斝

修行斝

般調斝

寒兒斝

垂子斝

快樂斝

慈烏斝

眼裏喬

訪戴

采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塞

坎八掃竹

感吾智

諸宮調

金鈴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畧拴播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灯火名

衣裳名

鉄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葦菜名

縣名

州府名

相撲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暗撲名

魚名

菩薩名

照天紅

琴家弄



看棋名

袞散名

樂人名

閻胡氏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步

飛禽名

青鴝

老鴝

廝料

鷹鷂鵬鵠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厨难德

摩茹菜

言佛名

成佛板

箭如佛

难字兒

盤駝

害字

刘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数酒

唱尾声

孟姜女

詩頭曲尾

猜謎

杜大伯

和尚家門

秃醜生

坐化

生家門

入口鬼

大燒餅

才家門

三元四子

遮蓋了

虎皮袍

大黃

窗下僧

唐三藏

則要胡孫

間真道本



退耕錄卷之二十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版曰資德大夫御史

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

正月既旦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陶陶

木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

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

窘極其妻脫脫真縈縶一子甫九歲託以玉

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陶陶木蒙古



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  
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  
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  
獸方際紐畫壘堦之上取中通一橫竅可徑  
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  
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若  
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  
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  
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

也聞之果合前意神為肅然乃加以淨絲復  
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臣闕闕木等直  
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王慶  
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大夫詹事  
院判臣僕散壽導謁進獻

皇太后御前

聖微仁裕

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

必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之以君萬  
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  
臣僉議迎諸



皇太孫成宗能飛之時不求而見此乃天示  
其瑞應也宜早達於  
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  
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  
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

皇太孫親為付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  
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啓收截寶璽之家不  
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粥臣見而識之特置來  
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

六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連臣等進辨其實者三  
人衣段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  
旌賞之徵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  
不勝慚報是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  
出寶璽徧示群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正至  
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  
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  
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



外稱慶成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風回先帝有明德故天命服歸于

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

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為天下除禍定亂隆功德盛簡在天心受命而為天下主以至我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遂生樂施及

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迨廿年維由

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淵



密也敬惟

皇太妃聰明淑懿母儀崇嚴德量薄厚孝敬  
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  
明孝太子升遐內則  
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  
飭由是

聖上君父大見倚重維于時  
皇太孫未昭儲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  
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無時不

在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

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  
大肖祖宗族屬係望遐迩歸心

聖祖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灼知  
天命之所在久存陰預將付以撫軍之重於  
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  
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  
之室家胥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  
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



又於  
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修甫八日傳國神寶  
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臺諫耳  
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  
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併符寶璽  
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  
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  
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  
代宗之將為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

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  
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蓋以寶

為太子瑞應也昔

明孝太子封為燕王今

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  
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  
之出正當皇元

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  
見天心正為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



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  
始之象以見  
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併繼體之君  
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  
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  
情無任傾軛輶輦聲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  
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按考按許慎說文璽  
玉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  
曰天付尔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

史猶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  
為天下若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  
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  
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  
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一城易之而  
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  
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蓋田玉所刻二  
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  
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



截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  
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  
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  
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  
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  
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  
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  
并以璽歸魏帝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

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羅曜為石勒  
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  
閔之將軍苻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  
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  
共五十三年晉後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  
以至隋滅陳肅台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  
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  
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  
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



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  
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后氏篡  
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  
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  
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  
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  
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宋之後寶璽  
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  
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臣職摠御

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其  
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  
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獸四際無  
地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晉泰始十九年詔  
州刺史却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  
七分螭螭為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下  
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  
廢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  
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聰覽微臣不勝瞻望之  
至謹言此文乃桓所撰桓字武子兗州人幼  
鷲悟為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群籍尤精篆  
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至國子司業卒隨陶  
木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漢中  
庶訪司倉事仕至湖廣庶訪使卒國史於按  
禮院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之子謂桓辨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辨  
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  
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  
也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備  
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  
同形制大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  
之意也







十二必有一家截君死此亦詩之斧錢也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  
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揆枇杷揆切為柿夫盧  
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  
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  
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  
熟故舉以為重款唐三昧詩裴使註云廣州  
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  
陸壹橘又曰盧橘

葉公李為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  
誤國幾為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  
至中書右丞凡有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蚩  
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日議事大廷乃  
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車召  
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見當  
時所畫應召圖五龍車中生一山野質朴之  
老其遭遇有如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  
大之論直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



矣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  
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  
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匯水不特  
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叁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  
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  
持其短長以蠹民搜政遂有人作鵬傳以警  
之傳曰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為  
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  
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鷙而健貪而狡稻粱  
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為資衆禽之肉以為  
食鵬之徒實繁其與鵬同氣而異質者鷹鷂  
鸞隼鵠鷓鴣鴉鴉皆助鵬為虐者也其異類而



同姓者鷓鴣鵲鵲巢鵲訓狐鬼車其惡與鵲  
同特其材異爾然鵲有大小小者從鵲鵲鵲  
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畏也故鵲  
之所在衆禽皆避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叢  
無息羽鵲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之  
過而烈諸鳳曰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  
鸚鵡含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  
遷喬木是冒越者也鷓鴣秋冬遠道是避役  
者也鳥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鵲填河以

阻水利鳴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鷓鴣好  
閒鷓鴣好鬪鵲相傷鳧鷖鷓鴣習水戰鷓鴣白  
鷓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  
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  
益甚鳳凰惑焉命奕鳩氏治之鷓鴣與奕鳩相  
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  
攫之擘之啄齒扼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洒  
血殷地尸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  
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以奉奕鳩



且以賂鵬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張而衆禽  
之生理日蹙其心距稍利者慕鵬所為則起  
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  
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  
胎仙各鶴號青田翁虛介而潔白和平而好  
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  
凰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  
之蔓延今之為鵬者何其多耶昔之鵬各鵬  
字鵬形鵬性鵬本為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

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  
而無害不鵬則利未見而言常隨之故不容  
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為鵬鵠之習飛  
者學為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為鵬不誅其  
渠魁戮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鸚鵡神  
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鵬耳鳳凰曰善奏請于  
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殲之徒  
盡斃劫天下無留鵬故其餘僅皆孱迹匿影  
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



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  
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  
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  
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  
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  
恤哉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  
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  
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各

也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  
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  
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  
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刺曰  
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  
人即而候之樹生瘦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  
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瘦裂得嬰兒五收養



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  
人士因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  
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  
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  
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言婦所  
居山地也後遷交州至  
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木河而威的斤亦  
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  
以公王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今上皇后弘吉刺氏名伯顏忽都

武宗宣懿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羅帖木  
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性節儉不好  
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  
興聖西宮  
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  
嘗從

帝時巡上京次中道

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



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不納  
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  
闕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  
二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  
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  
畫位置令按葉圖上大年得稟敬箴之意匠  
經營格法道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

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鐫刻于梓黃  
紙模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  
節候開花未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  
繼一依舊中華福地吉月一牌還家當初指  
作區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虞即庵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  
借友人揚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  
外宰淵微鍊師於西湖之曲求吾鬼仙以卜  
行箴鍊師即置箕縣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



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畜境神也鍊師叱  
曰吾不汝名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虞公  
撰一保文中達上帝用求延生耳因衆勸先  
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湖  
濱逾旬再詣鍊師禱下神復降云某已獲授  
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即而先  
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季士贈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  
名四海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特報施於先  
王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輿  
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後為  
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  
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  
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各筆誰第一  
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風雨來星隨天  
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  
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澹醜醜皆天真侍郎



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  
古人滄落文章付陳迹此園遂成三絕矣  
浙西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破瞿氏為最古宋秀  
州守方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  
來游繼題十絕其一云壁間墨客掃龍蛇所  
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慷慨家宗伯  
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頤  
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受山全盛時春  
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及其辛未及數月花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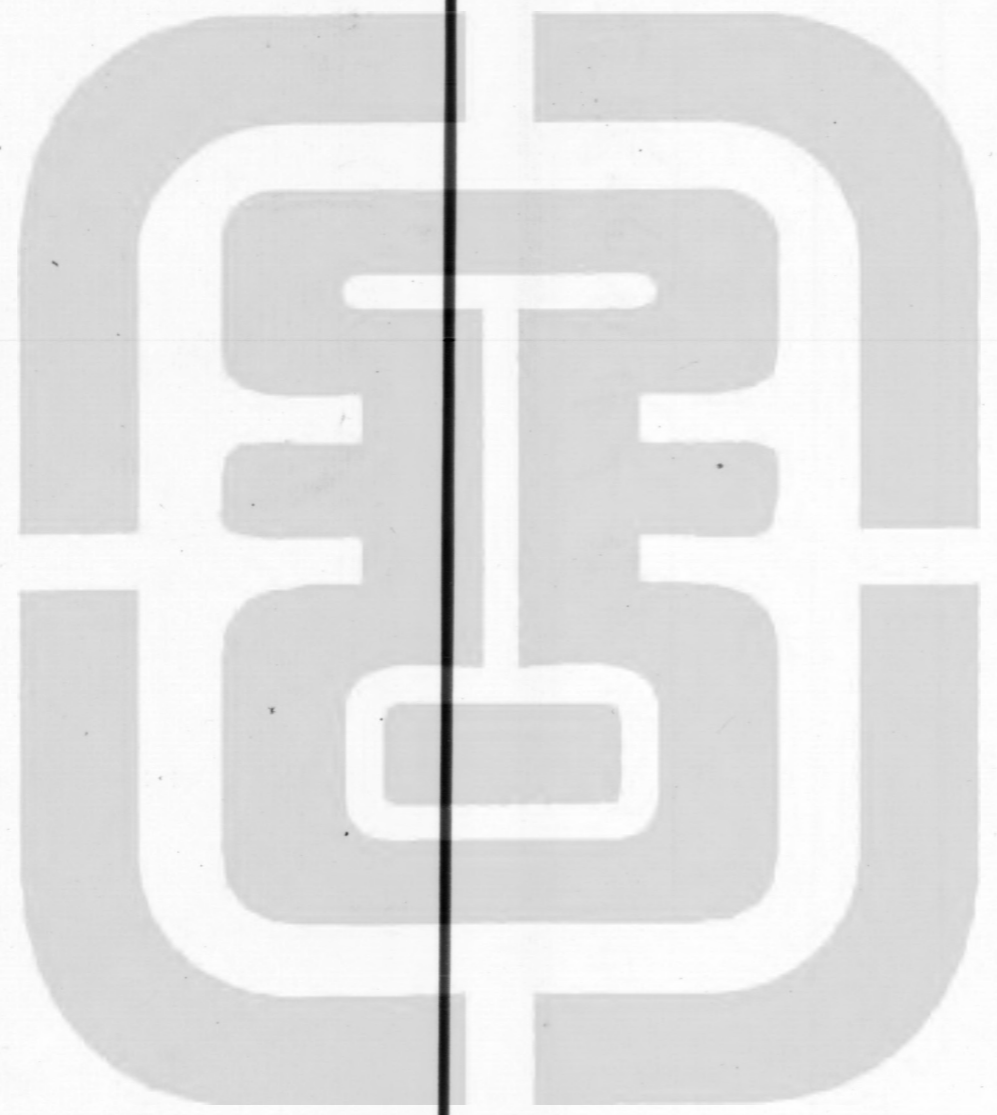
一空廢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  
之園曰竹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  
塋之嘗買得水鏡圖據園位置構亭水心蒲  
灑莫比譁訐之徒欲闢諸官巫塑三教像于  
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塋之幸存  
遭兵燹今無一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有  
矣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師立搃其  
後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









平定文房  
石海  
平定文房  
石海  
平定文房  
石海  
平定文房  
石海  
平定文房  
石海



